

歷史空間

■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

台灣「童乩」的面貌



林富士博士。

相信內地跟香港同胞對「童乩」這詞有點陌生，「童乩」又稱乩童，跟我們常聽到的「問米婆」有點類同，但當童乩有鬼或神附身後，他們的肉身似乎無堅不摧，用刀劍砍都不覺得痛。本講座講者為林富士博士，他透過田野照片介紹「童乩」這台灣獨特的文化習俗，並一一描述「童乩」的性別、年齡、儀式裝扮、法器與主祀神靈等等。

林富士於台灣大學歷史學系、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，為普林斯頓大學(Princeton University)博士。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，曾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、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。主要研究領域為宗教史、疾病史與文化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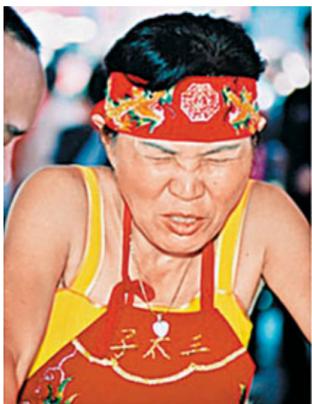
引言：「童乩」是甚麼人？

到底甚麼是童乩？他們是精神病人嗎？學界對這種人有三種稱謂：「靈媒」、「巫覡」和「薩滿」。「靈媒」泛指人跟神之間的媒介，他們可以讓鬼或神附身在他們身上，能開口跟人說話。「巫覡」則是中國古代非常重要的人物，相傳古代的王都是「巫覡」，他們可以看到鬼、可以讓鬼附身、靈魂出竅，甚至是神遊太虛。而「薩滿」是通古斯語，指於中國東北與西伯利亞一帶，有某種人的靈魂可以上天下地，並且可以跟另外一個世界溝通。西方學者統稱這種文化傳統為Shamanism。基本上，童乩跟以上三種人的功能和進行的儀式大同小異。

1、從其儀式及裝扮入手

如何尋找童乩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。除非童乩正進行儀式，不然，他們的日常裝扮是跟平常人無異的。即使是地道的台灣人，也不能隨便就找到童乩。所以只能透過文獻、田野調查(field work)及影像去認知童乩的造型或形象。

「童乩」是宗教人物，故林博士在進行田野調查時，主要是以其裝扮、他們進行的儀式及其宗教標誌去辨別誰是童乩，並嘗試從中歸納他們的共同特色。在台灣社會，童乩一般不會自稱為「童乩」；他們的朋友、信徒、鄰居等等也不會；不同的學者對童乩也有不同的專有名詞去稱呼他們，如「文乩」、「武乩」、「靈乩」、「靈媒」、「尪姨」等等，視乎他們在儀式中扮演甚麼角色。這如同我們要分出誰是僧侶，會先去看他是否光頭，再看他頭



童乩服飾(頭巾)。

上是否有香疤，而辨別童乩也是用同樣的方法。

2、傳統文獻中「童乩」的形象

根據文獻，童乩這一類的人物在歷史上已存在很久。十九和二十世紀初，各地都有學者將他們對童乩的觀察和認識作詳盡的記載。他們對童乩的形象描述大致相同——連橫(1876-1936)：「裸體散髮，距躍曲踞，狀若中風，割舌刺背，鮮血淋漓，神所憑依，創而不痛」(《台灣通史》)。台灣曾被日本人統治，當時日本人也把童乩這台灣獨有的文化傳統所震撼——永井堯石(1896)：「有乩童袒胸立輿上，右持劍、左執斧，自傷其額，鮮血淋漓，慘不畏死。或把銅針貫頰咬之，備極慘刻之狀」(《台陽詩話》)。

3、二十一世紀童乩的造型

至於二十一世紀，「童乩」的造型跟傳統的有甚麼不同呢？於2001至2004年，林博士跟他的助理主要到台灣的中南部進行田野調查，所到的寺廟主要為台南縣北門鄉南鯤鯓「代天府」(主祀：五府王爺)、雲林縣四湖鄉「參天宮」(主祀：關聖帝君)及雲林縣西鄉五港村「安西府」(主祀：張李莫千歲)。而拍攝時所進行的儀式為神明聖誕、進香團「進香」、童乩「安五營」及「入廟」。

傳統童乩的髮式是披散頭髮，在古代社會中，散髮是瘋子或罪犯的特徵。但這對今天的社會來說是普遍的，因為大家都散髮，童乩髮型上另一特徵是縛頭巾或者是戴冠。若那人所扮演的神明是濟公，戴冠更是必需。童乩的上半身大多裸露(不包括女性)、腰圍圍上紅巾或是在身上纏上紅布，最顯眼的是不少童乩上半身有刺青。現代的童乩沒有特定的服飾，有的穿制服、有的穿常服，但可以從他們的儀式動作跟臉上表情去判斷他/她是否童乩；也有穿圍兜的童乩(特別是扮演兒童神哪吒(即台灣說的三太子)。而下半身大多是赤腳，充滿隨意性。

4、童乩的兵器及法器

童乩與其他地區的「靈媒」、「巫覡」、「薩滿」最大的分別就是童乩手持兵器，特別是在中國華南地區，尤其是福建、廣東這一帶的童乩，他們被神明附身後，是會用兵器砍傷自己。童乩主要的兵器

五寶有七星劍、鯊魚劍(骨刀)、月斧、刺球(紅柑)和狼牙棒(釘棍)。除五寶外，亦有其他兵器如銅針、鋸刀、關刀等，視乎童乩所扮演是甚麼神明。

童乩最主要的法器是香(香把或香爐，他們把香點着後，會用香掃自己的身體)、紙錢(童乩受傷後會用紙錢來止血)、符、五方旗或黑旗、神像(塑像、畫像)、酒(某些童乩扮演的角色需要用到酒，主要是濟公活佛。此外，童乩的助手會念咒和噴米酒來幫他/她止血。)

5、童乩的主祀神靈

之前常說「神明附身」，那到底是甚麼神明會附在童乩身上呢？林博士在田野調查中，以童乩扮演角色的次數或其廟宇數量最多的標準來排列：王爺(王爺生前都是有權力的人如將軍等等，但都是慘死，所以死後變成厲鬼。因此，大家都相信王爺死後有非常大的力量)、「母娘」(王母娘娘、瑤池金母、無極老母、黎山老母、九天玄女)、佛菩薩(民間信仰)、關公(自清代後，關公是大多數人敬奉的對象)、太子爺、媽祖、玄天上帝、濟公等。除了這些比較聞名的神明外，還有台灣本土和大陸原鄉帶來的神明，如：「夫人」(一品夫人、三奶夫人等，主要是婦女或小孩敬奉的對象)、法主公、大眾爺、恩主公(主要是關公或呂洞賓)、三山國王(客家人的神明)、三清道祖(道教)、五顯大帝、土地公等。

6、童乩的群體分析：596個案例

經過以上的描述，開始有人會好奇童乩的社會背景。但因為大多童乩都選擇低調行事，要讓他們訪談實是件難事。往往要透過相熟的人介紹或引領才能找到願意接受訪談的童乩。於性別方面，二次大戰前，在台灣的童乩中只有20%是女性；二次大戰後，比率增至25%；到2000年時，女性童乩佔30%。接着是年齡，有很多人誤會童乩是孩童，但在該田野調查過程中，找不到十歲以下的童乩。當中大約有60%的童乩是四十歲到六十歲不等。童乩的職業和教育程度百分比是意料之內：失業率高、少有固定職業；大多都是國小畢業或是沒受過教育。在眾調查結果中，婚姻狀態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環，現今離婚率高企，竟然有91.9%的童乩是已婚，可見他們的婚姻是穩定。

7、結語：童乩的再現(Representation)

自古至今，童乩這類人物常被他人唾棄，歷代的政府都打擊這種人，並且認為他們是野蠻、迷信之人，妨礙社會文明的發展。當然，也有心理學家、精神科醫師對童乩充滿好奇，因為在他們眼裡，童乩是精神病人，是需要援助的人。可是現實卻是相反，很多民眾在患病或遭遇困難時，反倒向童乩尋求醫治、解困。這些年來，童乩遭受巨大的社會壓力、輿論壓力，漸漸變得退縮。林博士希望透過演講，將童乩這種台灣特有的文化傳統再現於各地，好讓各地認識童乩這傳統人物。同時，也希望童乩本身能重新再現自己的社會角色跟形象。

(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
五棚閒話

■段慧群

秦可卿皇族身份探佚

自作家劉心武得出「秦可卿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禛之女」的結論後，社會反響極大，不少紅學家對此表達了反對意見，筆者也認為劉先生的結論值得商榷。

劉先生的主要論點提及秦氏臥室。《紅樓夢》第五回寫道：入房向壁上時，有唐伯虎畫的「海棠春睡圖」，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，其聯云：嫩鎖銷香因春冷，芳氣襲人是酒香。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，一邊擺着飛燕走着舞過的金盤，盤內盛着安祿山擲傷了太真乳的木瓜。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榻，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聯珠帳……

劉先生認為，上述描繪中的一組符號其實在暗示着秦可卿真實出身的無比尊貴！武則天、趙飛燕、安祿山、楊太真、壽昌公主、同昌公主，這些歷史中的人物固然都屬「風流種子」，但同時也都是血統最為高貴的一流。

台灣作家蔣勳是這樣分析的，從作者角度講，那是為寶玉夢遊幻境作鋪墊；從寶玉角度講，是寶玉內心開始變化的情態對現實世界的變異解讀，是寶玉隱含的青春性情在現實中的折射。

筆者認為，這一段秦可卿臥室的怪異描繪是讀者通過寶玉的眼看到的，由此寫到寶玉的夢遊幻境，這才順理成章、水到渠成。劉先生的主要論點又提及秦氏棺木。《紅樓夢》第十三回中寫到，秦可卿死後，賈珍「恣意奢華」，「看板時，幾副杉木板皆不中用」，薛蟠送來一副板，「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，因他壞了事，就不曾拿去」；薛蟠稱「拿一千兩銀子來，只怕也沒處買去」。賈政勸道：「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，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。」賈珍不聽。

劉先生認為，秦可卿的棺材暗示着秦可卿的血液與原「義忠親王老千歲」那般尊貴。紅學專家周思源是這樣分析的：那副杉木板子給秦可卿做棺材完全是出於偶然。第十三回中提到「可巧薛蟠來弔問，因見賈珍尋好板」，「可巧」二字，不能忽視。薛蟠說「沒有人出價敢買」，不是因為別人級別不夠「沒人敢買」。筆者認為，若秦可卿有特殊身份，真是從嬰兒時就藏匿於曹府，賈政這一輩的主子應當心中有數，但是賈政不贊成給秦可卿用那麼好的棺木，認為「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」，即賈政認為秦可卿是常人。

劉先生的主要論點提及北靜王親自弔祭秦氏。劉先生據此認為，秦可卿原型實際上就是廢太子胤禛之女。紅學專家周思源是這樣分析的：秦可卿出殯時怎麼有那麼多高官顯爵來路祭，是否可以證明秦可卿有特殊背景呢？不是。因為這存在一個悖論。如果秦可卿真有甚麼特別的出身，是廢太子老親王女，而老親王是反對當今皇上的陰謀集團的首領，那麼這應該是一個天大的秘密，只可能有極個別的人知道。如果他們公然大張旗鼓如此露骨地路祭，難道不怕暴露自己而被皇帝嚴厲懲罰麼？這不符合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皇帝極其嚴厲而殘酷地處置一切反對派的生活邏輯。筆者認為，若秦可卿是自小「藏」在賈府的，賈府肯定怕引起朝廷注意，招來殺身之禍，怎麼會如此招搖過市？

劉先生的主要論點還提及秦可卿夢夢涉及重要政治關係，筆者不贊同這個觀點。從政治鬥爭的規律來說，既然秦可卿的死能夠為自己父兄的復辟陰謀取得機會，那麼這種鬥爭肯定已經非常公開了，皇帝怎麼會不採取相應措施呢？

皇宮的嚴格檢查注定了廢太子之女沒可能被送到民間。賈母的擇媳標準是「不管根基富貴，只要模樣兒好性格兒好」，寧國府子孫的配偶有來歷不明或低微貧寒的例子，如賈赦的繼配邢夫人身份並不高貴；賈珍的繼配尤氏是個來歷不明的人物。秦可卿嫁給賈府的長房長孫賈蓉，不能斷定秦可卿身份高貴，是廢太子之女。

秦可卿是《紅樓夢》中最高貴的一個人物，書中有關秦可卿的情節存在矛盾之處，是因為曹雪芹成稿之後又刪去了一段有關她的經歷造成的。秦可卿的形象給讀者留下了奇特的印象，值得進一步去琢磨，令人回味無窮。

文化觀察

■文：李恩柱

孔子頭上的兩把刀

王學泰教授說，《論語》是本紀念冊，是孔子去世後其弟子(包括再傳弟子)為追念恩師所編纂的恩師言行錄。

王教授的詮釋，解決了我一個多年的疑問：為甚麼《論語》裡面的話都是讚頌孔子的。世上沒有完人，孔夫子也不例外。可在《論語》中，孔子除了遊說奔波、拜訪各國領導人體現了生活的暗色外，孔子不僅有知識，而且和藹，一點也不端架子，是個極好的老頭。他的那些弟子紀念恩師的目的百分之百達到了，然而我們後人卻不知道完整的孔夫子究竟是甚麼樣子。看來，不論古今，「紀念」的文字裡面，被紀念者不好的一面總會有意無意地闕略。王學泰說：「《論語》中的孔子不能說是全面的孔子，只是弟子們心目中的孔子。」誠哉是言！

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說，孔子的先人曰孔防叔。防叔生伯夏，伯夏生叔梁紇。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禱於尼丘得孔子。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。生而首上圩頂，故因名曰丘，字仲尼，姓孔氏。

司馬貞對孔子的外形有個解釋：「圩頂言頂上癩也，故孔子頂如反字。反字者，若屋宇之反，中低而四旁高也。」不管「圩頂」作何解釋，也不管那時社會環境多麼視「野合」為正常，這段話說明孔子是個一般的人，家庭背景稱不上顯赫，出身談不到光榮。孔子自己說：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」毫不隱藏不盡如人意之處，很真實極坦蕩。

弟子隱去恩師的另一面，只要社會環境正常，人們了解全面的孔子也不是難事。學術上，後代人各取所需，重新評價儒學，出現董仲舒的孔子、朱熹的孔子、康有為的孔子也對繁榮學術有利。怕就怕學術與政治攜起手來，以學術服務於時代的需要。中國歷史上的君王，無不煞費苦心對孔子進行喬裝打扮，目

的在於借重孔子的形象以增強自己的威嚴。唐玄宗封孔子為文宣王，宋真宗加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，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等等，目的都是為神化自我，佔領道德制高點。

孔子的思想是針對所有人的，誰學了都可以受益。不過，有個現象：孔子周遊列國，總是先拜見那裡的領導人，向他們宣傳自己的觀點，希望他們接受並實踐自己的主張。就拿孔子的「仁」來說，不論含義多麼複雜，指向的首先是統治者，希望他們「為政以德」，體察民情，愛惜民力。他說：「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，而眾星共之。」孔子談事論理，不抽象，沒有空洞的大道理，不如某些知識分子那樣不食人間煙火。他深知某項利國利民政策是否實行，權力掌握在君主手中，老百姓作不了主。所以走了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，都是把自己的主張講給那裡的君主聽，希望那些君主推行仁政。時下不少人以為，孔子講的道理是針對整個社會的，雖然不算曲解，卻也有誤讀的成分。

五四那陣，孔子幾成眾矢之的。但李大釗很明確地說：「抨擊孔子，非指擊孔子本身，乃指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權威也，非指擊孔子，乃指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。」正是歷代統治者使本來和藹可親、充滿智慧的孔子成了君主專制主義、禁慾主義、等級主義的孔子，成了封建意識形態的符號。魯迅先生在《現代中國的孔夫子》裡，把孔子稱作「摩登聖人」。所以摩登，就在於統治者出於自身的需要把他老人家變成飾物。幾年來，表面上孔子遇到的「捧」多於「棒」，但究其實，「捧」也好「棒」也罷，都是孔子頭上的刀，分割後各取所需。

尊《論語》為判斷是非的標準，與後來否定儒學，心理是一樣的。



林徽因與梁思成。 網上圖片

也沒有搞明白。當然，現在似乎也沒有刨根問底的必要了。只是北京古城，已經隨着一九五零年代的瘋狂而灰燼滅了。塵埃裡，留下來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一句話。她說：「你們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……有一天，你們後悔了，想要蓋，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！」

歷史證明了林徽因的遠見。當年的「拍板」者們，如此「喜新厭舊」，不禁讓人感歎。實際上，後來一系列悲劇，其實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。一個激進的群體，是無暇顧及傳統和歷史的。想當年項羽同學一把火燒了阿房宮，內心深處也是懷揣着「富貴不還鄉，錦衣夜行」的信念的。古今所謂英雄，見識基本相同。

為了修建新的建築，我們拆掉了老古董。為了與眾不同，我們把自己的臉搞得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。為了到邯鄲學習優美的模範步，我們最後爬着回來了。為了積極要求進步，我們曾經與自己的父母掀翻了桌子，劃清了界

■文：馮磊

悖論

看到一段文字，是關於才女林徽因(「憤青」似乎已經成了罵人的話了吧)被培養與他的丈夫梁思成的。

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，北京古城要被拆掉。為此，梁思成夫婦奔走呼號，找到今天看起來當年輕為開明的幾位官員。面對學者的觀點，有領導用一句話就把梁思成夫婦打發掉了。他說：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」

這位領導究竟是誰，到今天我也沒有搞明白。當然，現在似乎也沒有刨根問底的必要了。只是北京古城，已經隨着一九五零年代的瘋狂而灰燼滅了。塵埃裡，留下來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一句話。她說：「你們拆掉的是800年的真古董……有一天，你們後悔了，想要蓋，也只能蓋個假古董了！」

歷史證明了林徽因的遠見。當年的「拍板」者們，如此「喜新厭舊」，不禁讓人感歎。實際上，後來一系列悲劇，其實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。一個激進的群體，是無暇顧及傳統和歷史的。想當年項羽同學一把火燒了阿房宮，內心深處也是懷揣着「富貴不還鄉，錦衣夜行」的信念的。古今所謂英雄，見識基本相同。

為了修建新的建築，我們拆掉了老古董。為了與眾不同，我們把自己的臉搞得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。為了到邯鄲學習優美的模範步，我們最後爬着回來了。為了積極要求進步，我們曾經與自己的父母掀翻了桌子，劃清了界